



余凡

这两周以来,到处是关于工会、学生在幕后集团的鼓动下于各城市举行的几轮反对“就业法案”示威,闹得沸沸扬扬、烽烟四起,军警治安部门严阵以待。因民众并不遵守防疫的卫生守则,而游行集会期间被发现有不少带病者,让专家担忧国内疫情将会攀升。

在这乌云密布的天际,突然有一道激励人心的亮光破云而出——本国财长丝丽。穆利雅妮(Sri Muly-ani Indrawati)被《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s)杂志选为

2020年度“东亚太平洋区”(East Asia Pacific)最优秀的财政部长。《罗盘网》13日报道:穆利雅妮女士于2018年也曾荣获相同的荣誉,她表示:“这份荣誉是属于在防控新冠肺炎、争取国库平衡任务中认真负责、辛勤工作的财政部全体职员。”她也希望这将成为提升财务管理的推动力。“因为,印度尼西亚还面对漫长而沉重的前途。”

颁奖单位认为穆利雅妮部长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仍有果敢、突出的表现,推动政府承诺能刺激财经流通的社会保障金、税务奖励、工商界贷款保证等政策都应给予正面

评价,此外,敢于将赤字预算加宽而超过宪法所限制的主要原因。

穆利雅妮部长表示,“就业宪章立法草案”(Omnibus Law UU Cipta Kerja)的目标是让本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纠缠,相信印尼一定能晋升为具备效率、规则简洁的国家;同时,国民也能更简便地开创各类业务。政府推动税务改革并给予各种优惠,希望民间能提高生产效率、创新思维及创业能力,让印度尼西亚摆脱“中等国家”的绳索。在“就业法案”第92条有关于简化

税务手续及税务优惠的条款,“根据税务新法规,微小企业将得到政府的商店设施申请及税务程序简化。”意向十分明确。

反观一些持才傲物、自命清高的所谓专家学者,在各种媒体上喋喋不休地对“就业法案”的一些细节问题深挖细究,但对“法案”的国家远景、提升经济、剪断迂腐链条、造福平民企业只字不提,根本是本末倒置。有人宣扬36家西方企业也对“就业法案”表示质疑,却被网民揭示那些企业根本从未在印尼投资过,而世贸组织及国际市场对“法案”的好评却被漠视,很多投资公司“排队”

要来印尼的消息也很少提起,其意图不可言喻。

佐科总统在去年10月20日的就职讲话中说到:“我国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力。”统筹部长阿尔朗卡在“就业法案”签署仪式后表示:“为了达到上述理想,政府必须制造就业机会并提升工人素质,必须简化手续程序使国内投资环境更明朗、更具吸引力。”

最近,穆利雅妮部长在一个公开场合的讲话结束前,呼吁大学生们多关注长期以来流失的国家资产,把全国的国家资产登录在册。这让那些寸功未建,却在街头“指点江山”的学生们汗颜

了;也让那些中饱私囊、逃税舞弊的高官政客、利益集团冒汗了。她卓越的知识经验、清廉的行政背景、坚定的敬业精神、忠贞的爱国情怀,的确是难得的清流。

网民Agil Zico留言:“万幸印尼还有包括如穆利雅妮部长这样的好女儿,是否还有人怀疑?而国际社会已经给予很高的认可。”而Arek Suroboyo说:“了不起,我以身为印尼公民为荣;很意外,有些团伙拒不承认现届政府的政绩比前几届做的更好!”当然,也有公知、政客对穆利雅妮部长的获奖质疑,他们是出于什么心态?我们静观其变吧。

楠榜:姚秀兰

Pak Soltomih.Dally 是我的友族义弟,新型肺炎病毒疫情肆虐,9月27日,友族弟媳从乡间打电话给我,亲切的关爱问候,声声叮嘱,实在感人肺腑。上一年12月,义弟夫妇途经楠榜赴雅加达,特地来访我家,当时我因为盛情难却,正好在巨港参加婚宴,很可惜擦肩而过无缘见面,义弟自从退休后隐居苏南省他的故乡,我们仍然时时时有联络。

记得苏哈托总统掌政时,印尼籍证件对印尼华人来说是魔鬼,没有印尼国籍证件就等于没有生活出路,最可怕的事是孩子不能读书,华人小孩要求学,只能靠关系找印尼籍的亲朋好友,是否要认领义子,经过手续办理,法院判决义子成为印尼籍公民,才能读书。没有印尼籍证件的华侨,不能从商不可拥有土地,房产,不能出国(没有大使馆),印尼籍证件对当时的华人来说好比命根,归化入印尼籍费用三百盾,1974年黄金价每克五百盾计算是六公斤,以现在的黄金行情算是天文数字,由此可见印尼籍证是多么重要珍贵的文件。

弟弟高中毕业后,报考万隆最高学府万隆理工学院(ITB),入学需用印尼籍证件,怕遗失,父亲陪弟弟去万隆,亲自带去又带回,很辛苦。由于我高中毕业后,曾经在印尼学校继续念书,父亲要我去法院办理,由父亲的印尼籍证件,分离出弟弟、妹妹的印尼籍证,未雨绸缪,免得要用时手忙脚乱。

1974年底,我抱着2岁女儿去法院事务处询问分离印尼籍证的一切事宜,法院事务处的办事员是一位瘦高身材,朴实,面目善良,待人接物和藹的年轻书记,他不厌烦清楚解释该办理的有关事项,我顿时舒了口气如释重负。未去法院前,我已心理准备,当时的一般情况,衙门里头的人看到华裔女人不但为难,总是“嗨呀,嗨呀”一副嘴脸,法院之行,是我认识苏东尼(Pak Soltomih.Dally)友族义弟长达近50年的情谊之路。

由于办理三位弟妹分离

证件手续烦琐,我时时带3岁女儿去法院,基于他对我的同情照顾,需要办理的证件他带来我家,至到一切手续办妥。为了生活他远离家人,因送文件常来我家,他感受到一个普通华人家庭的温暖,我的父母从来不教导孩子种种族歧视,还没有认识我们之前,他时常从报刊读到煽动、挑拨离间的言论,说华人高傲,封闭,看不起印尼本土人,自围成一个族群。自从他常来我家,他发觉报刊对华人的丑化言论是错误骗人的,他作为普通小职员亲自经历体会华人和本地人能融洽地相处,只是一些别有用心人的言论,与事实大相径庭。

我们是在楠榜首个认识的华人家庭,他亲切地跟随着我们的称呼叫家人,对外他总是说是我家的一份子,认得很亲近,我父亲也把他当作家庭成员,一直鼓励他再深造,父亲愿意支持他的学习费用,他也不知道父亲资助过本土青年深造,已当法官、警察局长。东尼弟

我的友族义弟

好学上进,有志气又自尊,从来没领取过父亲的一分钱。

夫婿13岁从中国大陆来印尼,办理印尼籍证件被人骗了,化了很多钱,中国籍证件还故意被扣留没退回,夫婿什么证件都没有,惶惶终日,不能出远门,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后来被东尼弟以合法的法律手续办理了,并能顺利归化成印尼籍,他办二女的出生证也没收钱,他从不把我们当提款机。

努力奋进的收获,他升职出任巨港属下小镇,西爪某市,棉兰,加里曼丹,最后在雅加达,他也得过派往美国奖学金学习,虽然他搬来搬去,平步青云,对我们始终如一保持联系,不离不弃。

1998年黑五月,他的弟弟骑电单车来我家对我说,苏东尼从雅加达打电话叮嘱说:把贵重的东西和重要的文件收藏在安全的地方,要我们准备随身衣物携带日常用品,如果局势更恶劣,他会来接我们回甘榜避难,那时,

印尼各大城市都很混乱,对重情重义的友族兄弟打来这么温馨的电话,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动。

2009年,苏东尼弟征求我们的同意,希望能把我们一家人写进他们家的族谱里,他们通过家庭级,村级,长老开会,一致通过接受我们一家成为他们族中成员。由苏东尼弟安排,他们村男女老少组成仪仗队,依楠榜族人的传统礼仪,穿着黄色、金色、青色、蓝色、粉红色、深红色柔软丝绸衣服的一群群老少男女捧着各种各样的蔬菜、谷物、水果、楠榜糕点,楠榜舞蹈、乐队吹吹打打,后面还有几位穿黑衣大汉牵着几条活牛,一丝不苟地进行入谱仪式,一片祥和、太平的气氛。

楠榜村中族人很清楚我们一家和苏东尼弟的交情不是建于利害关系上,而是相互体谅、关怀、爱护、和睦、包容的基础上,族中长老礼毕后的叮嘱:“现在你们一家是我们大家庭族中家人,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的

事情,是我们将面对的问题。”我们夫妇入谱楠榜家族的辈分是“Ratu”,夫婿名叫“Senja Ratu”,而我的名是“Ratu Tikuhan”,事过境迁,虽然几位对我们很亲切的长老都不在了,这一切回想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

入谱仪式后一个星期,我去雅加达和大女儿去拜访,告辞时,我把夫婿托的文件袋交给他,他奇怪地问:“这是什么呀?”他突然有悟说:“兰,等一下。”马上打开文件袋看里面的钞票,坚决拒绝,诚恳地说:“我是弟弟,比你小,应该我负责全数费用。”我感动地紧紧握住他有力的手,表达不出感激的话,这种错综复杂的心绪是这枝秃笔难以形容,言语不能道出其万分之一,东尼弟是通过用费不费的仪式对我们更加的护卫,表示出友族兄弟对华人的深情厚谊,虽然不同种族也能交往成如亲同手足意结金兰之情。

我告知夫婿,义弟媳打电话致候,他的“男人之见”:“今天27号,再过三天就是9月30日,一些有心人又高唱‘老调’如瘟疫,他们是给我们送大礼……心安和安心。”

等着那一刻的到来。

夜,很是漫长。

砰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大,已经响到了耳边,震得人心都停止了跳动。

那震天巨响最终来到了我们屋前,来到了家门口,响声这时达到了顶峰。那狂风骤雨般的声音淹没了整个世界,我发觉我已经被这惊天巨响震瘫在地,整个人已经被疯狂的响声湮没了。

如果此刻大门被撞开,如果大门真的被撞开,我深信我是无力拉开后门,更没有力气拔起双腿冲进漆黑的夜里。

我捂紧双耳,在黑暗中静静的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

震耳欲聋的声响在大门外疯狂了一阵后,开始转移到下一家,再转移到下一家,再下一家,又下一家……声音渐渐远去,渐渐小去,渐远渐小,最后零零散散的在远处的暗夜里回荡,然后终止……

那夜,无人入眠。

第二天清晨,惊吓了一夜的人们静默的清理着自家门口,修补破损的门板,清洗铁拉门上的秽物。惊魂未定的人们低声耳语,诉说着昨夜的恐惧,谈论着某心脏病发身亡的邻居……

自那以后,撞门成了例行公事,人们也就习惯了这有个军警随行监督的撞门行动。只要不杀人放火,门撞坏了大不了请人来修,算不上什么大事,也就不再那么把它当回事了。自此,人们每晚定时回家,关好门窗,煮上一壶咖啡,坐在家静待“百门争鸣”,并耐心等待行动结束,等到一切安静下来后,方安然入睡。

孟迪

可惜世事难料,亲兄弟竟也会有反目的一天。就在1965年的那个晚上,在我们回到母校庆祝国庆,在舞台上高歌畅舞,歌唱祖国的前一天,首都雅加达发生了“9.30”事件,这一事件,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印尼的局势,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印中两国更因此断绝了外交关系。

那个晚上,当国庆晚会的歌声终止,当舞台上的灯光熄灭,当我们卸下舞衣,脱掉舞鞋之际,我们都还不知道,过往的一切,竟在那个夜晚彻底结束了。那个晚上开始,我们被抛进了另一个绝然不同的世界,往昔已灰飞烟灭,我们的命运也从此改写。

庆祝会结束后,我回到棉兰继续学业。

那天中午,上课铃声刚刚响起,就听到学校广播要大家马上离校回家。当时大家心里头应该都已明白,风传了好些天的传言今天就要成真了。

我随着同学们走出课堂,下了楼,往宿舍方向走去。

我从食堂前面的那道门走出校园,到对面巷口的小书店旁边站着,没有马上回家。

冷饮摊贩前冷冷清清,没有往日放学时被人蜂拥拥挤的情景。我站在那望着校车一辆接一辆的驶出校门,同学们也骑着脚踏车一队一队的离去。这一幅放学的场景,或许今天成就绝响?

老师和同学们陆续的走了,我却依然独自立在小巷口,不想离去。望着学校大

楼醒目的“棉华中学”四个大字,心头有些许惶惑。

校车已经全部开走,几辆落单的脚踏车疏疏落落的也渐渐消失在大路口,四周突然变得很是冷清。我期盼着看一看将会发生什么,我也想知道,明天,后天,或者什么时候,是否还有可能再回来上课。而这时周遭却是一片寂静。

突然,隐约有呼喊口号的声音。我远远的盯着学校正门所在的十字路口,听着呼喊声渐渐清晰,紧接着几辆车子在十字路口快闪而过,车上的人挥着旗帜在呼叫。车子一辆又一辆的掠过路口,往学校正门口驶去。

学校被接管了!卖冷饮的叔叔对我说:你还不赶紧回家?!

我望着学校大楼,饭堂,宿舍。想起曾到宿舍与同学嬉闹,想起上课时校工推着铲草机喀喇喀喇的噪音,想起邻近工厂飘来烤咖啡籽的焦味。想起操场上壮观的健身操,运动场上的百米,跳高,跳远,还想起国庆前夕在运动场上的大亭子里练舞的情景。我突然又想起了到校第一天在贩卖部喝的第一杯粉红色清凉饮料,想起男生厕所墙上大胆的文字和不雅的涂鸦……

但我这时也只能转身走入巷子,把学校留在了身后。

在棉兰待了近两个月,眼看复课无望,我收拾行装,回到了瓜拉新邦小镇的老家。

不眠之夜

——节选自《歌中往事逝如烟》

随着一股浓烟从“东美酒厂”冲天而起,小镇也被笼罩在了阴影之中。隔三差五的就会突然看到浓烟往天上窜,还有街上的游行队伍和突如其来的入户搜查。叫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那是一段充满着焦虑和恐惧的日子。左邻右舍有人在深夜里莫名其妙的突然就消失了,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那期间,全镇华人都被“效忠与否”这一问题深深的困扰着。放弃中国籍,成为无国籍民并宣誓效忠印度尼西亚,可以继续居留,否则就被驱离。

我知道这对我的父母来说,绝对是个艰难的抉择。谁都不愿意放弃目前的生活离开家园。但我也明白,对于父亲来说,要他放弃中国籍,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我相信最终我们还是得离开这个长年生活的地方。

一天清晨,父亲突然毫无征兆的就去了棉兰,而他上午刚走,中午就有一批人冲进家门搜寻父亲,要带他去游行淋漆晒太阳。

父亲走后的一个下午,邻居阿禾伯神情紧张的跑来对妈妈说,镇上闻名的地痞一早一直鬼鬼祟祟的在我们家门前转悠,不知有何企图,要我们夜里多加小心。妈妈一听慌了神,赶紧跑到屋后去和邻居大婶们商讨对策,妇人们七嘴八舌的商讨半

天,有了主意。她们叫妈妈睡觉前把洗衣桶放在床边,一出状况就击桶为号,她们便会前来相救。

晚上,我按照妈妈的吩咐,把一个大铁桶和一根圆木棍放在床边,以便一出状况就敲打讨救兵。但又担心万一睡得死,歹徒进屋了还浑然不知,便自作聪明的把几个小水桶挂在大门门把和门栓上,这样,一旦有人破门而入,水桶落地的声音定会把我们吵醒。安排好后才提心吊胆的上床睡觉。

夜里,我在睡梦中被妈妈摇醒,妈妈边推着我边颤抖着声音说道:快!快起来!出事了!

我一惊而起,妈妈神色惊慌的望着我说:你听,她们在击桶求救!

我侧耳倾听,屋外果真传来砰砰碰碰的敲打声,巨大的声响在深夜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要不要出去救她们?”妈妈惊慌失措的问。

我摸不清状况,也被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压制着内心的恐惧,仔细聆听。

外面的声响极大,且来自四方八面,一阵一阵的听起来很有规律,砰砰声中还夹杂着叫喊声。这声响听起来不像是在击打水桶,倒有点像在擂战鼓,惊天动地。

我走到厨房,把耳朵贴在后门门上往外细听,屋后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动静,嘭嘭的巨响是来自远处。

不是她们在求救,我告诉妈妈:再说,击桶求救的该是我们,不是她们啊!

我和妈妈面面相觑,面色惨白。听着那此起彼伏,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的轰然撞击声,突然,妈妈颤抖着声音低声叫道:天啊!那是撞门的声音!

撞门?我心头一怵。他们撞门!他们为什么撞门?是要入室抢劫,还是要杀人放火?

撞门的声音越来越响,正慢慢向我们家逼近。万一撞到我们家门该怎么办?万一门被撞开了该怎么办?爸爸又不在家,家里只有妇孺小孩。

门被撞开?我这才想起那几个挂在门上防歹徒的小铁桶。我不能想象门被撞时铁桶掉落地上将会是个怎样惊天动地的场面。便赶紧跑到门前去把水桶弄下来,慌乱中小铁桶却唧唧唧滚落地上,屋子里犹如爆了一颗炸弹,惊得睡梦中的弟妹们哇然大哭。

妈妈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小布袋子往我口袋里塞,把我推到厨房,低声说:万一门被撞开,你赶紧打开后门躲到外面黑暗里去,小心别把布袋子给弄丢了。

我问妈妈说你怎么办?弟妹们怎么办?妈妈没有回答,开了后门的锁。

我独自一人静静的守在厨房里,想着怀揣细软逃出屋后不知会发生什么。双腿发软。

我在黑暗中屏息等待,

